



Selected

Letters

of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宏伟 译



James Joyce

尤利西斯自述

詹姆斯·乔伊斯书信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宏伟 译

尤利西斯自述

詹姆斯·乔伊斯书信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利西斯自述: 詹姆斯·乔伊斯书信辑 / (爱尔兰)
乔伊斯(Joyce, J.) 著; 李宏伟译. —重庆: 重庆大
学出版社, 2011.3

书名原文: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ISBN 978-7-5624-5910-1

I. ①尤… II. ①乔… ②李… III. ①乔伊斯,
J. (1882~1941)—书信集 IV. ①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0917号



尤利西斯自述——詹姆斯·乔伊斯书信辑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宏伟 译

责任编辑 孔新人

装帧设计 张 布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4.5 字数: 286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910-1 定价: 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都柏林和巴黎 1882—1904	
	略传	3
	书信	7
第二部	普拉，罗马，的里雅斯特 1904—1915	
	略传	35
	书信	39
第三部	苏黎世，的里雅斯特 1915—1920	
	略传	203
	书信	209
第四部	巴黎 1920—1939	
	略传	259
	书信	267
第五部	圣热朗勒皮伊，苏黎世 1939—1941	
	略传	445
	书信	449
	译后记：尤利西斯的隐喻	455

第一部

都柏林和巴黎

1882—1904

1882年2月2日，詹姆斯·乔伊斯生于都柏林小镇拉斯加的布莱顿广场西街41号。乔伊斯父亲是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1849.7.4—1931.12.29），母亲是玛丽·简·乔伊斯，他是家中十个孩子的老大（另有五个孩子夭折^[1]）。乔伊斯的父亲挥霍无度、言语诙谐、多愁善感，几年的不得志后，凭借其政治影响力在税务局谋得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他从

[1]（译注）：不清楚编者此说的依据。据编者本人所著的《乔伊斯传》（理查德·艾尔曼著，金隄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描述，约翰·乔伊斯夫妇共有十个孩子存活（参见本书11页注1），一个孩子夭折（1881年出生后不久即去世）、三个孩子流产。也许编者是将15岁去世的乔治·阿尔弗雷德·乔伊斯与前述四个孩子算在一起。本书译自乔伊斯研究专家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所编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The Viking Press, 1975）。全书注释除特别说明，皆为编者所加。

1880 年干起，直到 1892 年这一职位被撤销。离职时，乔伊斯父亲得到了一小笔可以想见并不够花销的退休金。在漫长的余生里，他零星干过一些工作，但再没有固定职业。

约翰·乔伊斯对长子的期望很高，1888 年至 1891 年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时，他将乔伊斯送到了最好的天主教私立小学，基尔代尔郡萨林斯的科隆高斯森林公学。1893 年，因家里经济负担过重，乔伊斯转到了都柏林一家天主教日校，贝尔维蒂尔学校，并在此就学至 1898 年。尽管耶稣会教师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反宗教的苗头，乔伊斯很快还是作为最具天赋的学生而扬名校内。从贝尔维蒂尔毕业后，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院，1902 年获得文学士学位。

詹姆斯·乔伊斯 9 岁开始作家生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纳尔的去世激励他写了一首诗《你也有份，希利》(*Et Tu, Healy*)^[1]，该诗对英勇的领袖与狡诈的追随者进行了对比。在贝尔维蒂尔时，乔伊斯在年中联考赢得了奖学金，一举在校内成名。他开始写小说，还开始创作一系列名为《剪影》的散文速写与一些总称《心境》的诗歌。这些平淡无奇的题目可能暗示了他对外围突破的方法与起伏不朽的想象的总结，前者将用在《都柏林人》里，后者则会在诗集《室内乐》里得以体现。与此同时，他广泛阅读，并在易卜生的作品里找到了范本，这一范本正是他理想中的主题意旨直言不讳、艺术手法不动声色、象征意味井然有序的作品。

都柏林大学学院时期，乔伊斯成为作家的雄心更为明确，当他的同学为道德或民族运动唱赞歌时，他总是急切地为艺术辩护。1900 年 1 月 20 日，他在文学与历史学会宣读了一篇名为《戏剧与生活》的文章；尽管爱

[1] (译注)：题目来自凯撒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拉丁名言“*Et Tu, Brute?*”(你也有份，布鲁图?)。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也被称为“弑父日”，拉丁语：*Idus MartiA.E.*)，反对君主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刺杀凯撒，当凯撒发现他最宠爱的助手、挚友和养子——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也拿着匕首扑向他时，他绝望地说出了这句遗言，放弃了抵抗。经过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一剧的传播，这句话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得到广泛使用，以描述背叛。

尔兰认为，与莎士比亚和古希腊剧作家相反，易卜生的道德倾向有问题，但现在，他要站在易卜生一边以示反抗。18岁时，他的文章《论易卜生新剧》（《我们死而复苏时》），发表在1900年4月1日的《两周评论》上。同年，他创作了话剧《光辉事业》、诗剧《梦话》，写了不少总题为《阳光与黑暗》的抒情诗，还开始创作他称之为《显形篇》的系列散文诗。“显形篇”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人物隐藏的一面或一个场景的内在含义得到突然的揭示，有时以抒情的风格，有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1901年，乔伊斯写了一篇文章《乌合之众的时代》，抨击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爱德华·马丁等人支持的爱尔兰文学剧院，因为它的粗鄙让人无法忍受。他认为爱尔兰应该属于欧洲，他们正把它搞得稀奇古怪。

1902年毕业后，乔伊斯决定去爱尔兰作家中间崭露头角。他先结识了乔治·拉塞尔（A.E.），通过拉塞尔认识了叶芝，又通过叶芝认识了格雷戈里夫人，他的天赋与傲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02年秋，乔伊斯决定前往法国去巴黎大学的医学院继续医学学业。他打算靠卖文与家里的资助维持生计。1902年12月1日，乔伊斯离开都柏林，在伦敦稍作停留见过叶芝与一些杂志社的编辑之后，启程前往巴黎。但他思乡心切，因而家人轻而易举地就说服了他回家过圣诞节，但是节后不久的1903年1月23日，他再次来到巴黎开始闯荡。这一次，他放弃了学医的想法，写作诗歌和显形篇的同时，他还为设想中的作品《美学》搜集材料，开始全面向文学事业进发。乔伊斯在巴黎一直待到4月10日，直到他父亲因为他母亲生命垂危，发来电报要他速归。

乔伊斯母亲因确诊为癌症的致命疾病，1903年8月13日去世。她去世前几个月与去世后一年多，乔伊斯给人的印象都是无所事事。他和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以及其他年轻人四处游荡，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他作品中的原型，化身为总体而言无关紧要的虚构人物。但是1904年1月7日，乔伊斯出人意料地写了篇随笔《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描述了一位没有具名但基本上是他自传性质的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他把这篇文

章向新创办的杂志《达娜》投了稿，虽然他们拒绝采用，但乔伊斯还是决定将它扩充为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英雄斯蒂芬》。1904年，他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部作品的创作。当年初夏，乔治·拉塞尔建议乔伊斯为《爱尔兰家园》写几篇短篇小说，这个建议促使他以意蕴丰富的简洁风格开始了《都柏林人》的创作。

在那之前不久的1904年6月10日，乔伊斯第一次遇见20岁的年轻姑娘诺拉·巴纳克尔，她来自戈尔韦，当时在芬因饭店做服务员。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第一次一起散步是在6月16日，他们彼此喜欢。乔伊斯虔诚至极地牢牢记着这个日子，后来将《尤利西斯》的故事设置在这一天。同时，他还鼓励自己的崇拜者将这一天称为“布鲁姆日”。乔伊斯克服了自己对诺拉的怀疑与忧虑，请求她和自己私奔到欧洲大陆。诺拉勇敢地同意了，1904年10月8日晚上，他们离开了都柏林。一家教师聘用代理公司向乔伊斯保证，苏黎世的伯利兹学校有一个教职虚席以待。他和诺拉·巴纳克尔动身前往瑞士，中途在巴黎驻足借了些钱，以便能够继续他们的旅程。

自 威廉·阿彻^[1]

W.C.^[2] 南安普敦路，弗农公寓 2 号

亲爱的先生：

我想您会对此感兴趣：一两天前我收到亨利克·易卜生的一封信^[3]，他说：“我读了，更准确地说是拼出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发表在《两周评论》上的一篇非常友善的评论^[4]。如果那门语言我掌握得足够好的话，我会亲自写信好好感谢作者。”

您真诚的

威廉·阿彻

1900 年 4 月 23 日

致 威廉·阿彻

都柏林市，费尔弗尤区，里士满街 13 号

亲爱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是一个 18 岁的爱尔兰青年，易卜生的话我会终生铭记于心。

您忠诚的

詹姆斯·奥·乔伊斯^[5]

1900 年 4 月 28 日

[1] 威廉·阿彻（1856—1924）：英国戏剧评论家，易卜生大部分作品的英译者，也是其在英格兰的主要支持者。

[2]（译注）：伦敦中心西区（West Central London）的邮编。

[3] 易卜生致阿彻的信落款为“1900 年 4 月 16 日于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首都奥斯陆旧称）”。

[4] 乔伊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易卜生的新戏剧》，刊于《两周评论》，n.s.v.67（1900 年 4 月 1 日），575—590 页。该文收入了埃尔斯沃斯·梅森与理查德·艾尔曼编辑的《詹姆斯·乔伊斯的评论文章》（伦敦、纽约，1959），47—67 页。

[5]（译注）：乔伊斯的全名本来应该为詹姆斯·奥古斯丁·乔伊斯，但登记名字的人把“奥古斯丁”误登为女性名字“奥古斯塔”了。

致 亨利克·易卜生

都柏林市，费尔弗尤区，皇家台屋8号

尊敬的先生：

作为世界各地奉上美好祝愿的祝福者之一，我谨向您的73岁生日表示祝福。您或许还记得，您最近一部剧作，《我们死而复苏时》出版后不久，一份英国杂志——《两周评论》——发表了一篇对其表示欣赏的文章，我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您读过它，因为不久后威廉·阿彻先生写信告诉我，您在几天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里说：“我读了，更准确地说是拼出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发表在《两周评论》上的一篇非常友善的评论。如果我对那门语言掌握得足够好的话，我会亲自写信好好感谢作者。”（如您所见，我对您的语言掌握得也不太好，但我相信您能读懂我的意思。^[1]）您的话令我非常感动，其情难以言表。我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年轻，您或许认为讲述这种鲁莽之举很可笑。但我相信，如果您回想起自己像我这样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并且能想象得出，从一个像我尊敬您这般被您尊敬的人那儿获得片言只字，对您意味着什么的话，您一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唯一遗憾的是，您读到的是一篇稚嫩草率的文章，而非更好的、配得上您的赞扬的东西。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其中一定是蠢话连篇。自己的作品被毛头小伙品头论足或许会让您不快，但我相信，您宁要鲁莽的评论，也不要缺乏力度、“彬彬有礼”、似是而非的评论。

我还想说什么？我在一所学院里公开为您鼓与呼，尽管您的名字在其中还不为人所知，就算知道者也是不甚了了。我还呼吁，您应该在戏剧史上享有应有的地位。我向众人宣告，我所看到的您最卓越的品质——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崇高力量。您比较次要的优点——您的讽刺，您的技巧和管弦乐队般的和谐风格——我都推崇备至。请不要把我想象成一个英雄崇拜主义者，我不是。在辩论等场合提到您时，我决不靠徒劳的咆哮来引人

[1] 乔伊斯先用英语写的草稿，再翻译成丹麦挪威文。但只有英文草稿保存了下来。

注目。

但我们总把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我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让我对您如此亲近。能隐约理解您的生活让我多么自豪；您的斗争如何鼓舞了我——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物质斗争，而是那些您获胜了的智力斗争，您夺取生活之奥秘的坚定决心如何激励了我；您如何对艺术的清规戒律、新朋旧友和陈词滥调漠然视之，而依照内心的英雄气概行事。上述种种，我从未向外人道。我现在写信就是要告诉您这个。您在人间的工作渐近尾声，您也濒临寂静之境。笼罩您的黑暗日益浓郁。很多人都写到这些，但他们并不理解。您已经开启了这条路，您已经前进至此——《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及其所体现的精神真理。您最近一部戏剧^[1]，我认为，是对这条道路的偏离——但您只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我相信，更高洁、更神圣的智慧之光——在前方。

作为您曾为之代言的年轻一代之员，我向您祝福——但并不因为我默默无闻您众人瞩目而低三下四，并不因为您年事已高我年富力强而悲哀不已，我并不自以为是，也不多愁善感——而是满怀喜悦、希望和爱意，向您祝福。

您忠诚的

詹姆斯·奥·乔伊斯

1901年3月

[1]（译注）：亨利克·易卜生主要的戏剧作品包括：《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1854）、《苏尔豪格的宴会》（1856）、《海尔格伦的海盗》（1857）、《觊觎王位的人》（1863）、《布朗德》（1866）、《培尔·金特》（1867）、《青年同盟》（1869）、《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我们死而复苏时》（1899）。“最近一部戏剧”即最后一部，也就是乔伊斯评论的《我们死而复苏时》，《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为倒数第二部。

致 格雷戈里夫人^[1]

都柏林市，卡布拉区，圣彼得台屋7号

亲爱的格雷戈里夫人：

我已经中断了这里的医学学习，现将来龙去脉向您禀告。我从皇家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本打算在此地完成医学学业。但学院方面否决了这种可能性，我敢说，他们是希望借此阻止我获得安逸的职位，以免我说出心里话。坦白讲，我无力支付学医的费用，他们拒绝给我任何工作，当助教或检查患者的机会——声称我能力不够，但我通过的考试，他们以前和现在安排来做这些工作的人根本就考不过。我想获得医学学位，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就有了保障。我希望能实现自我——成就高低则视我所能——因为我知道，对教会而言，没有什么异端邪说和哲学思想比人更难容忍，所以我要去巴黎。我计划在巴黎大学学医，以教授英语谋生。我将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地进入另一个国度，虽然我知道一个住在蒙马特尔附近的人，但我们从没见过面，所以我写信给您，想知道您是否能帮帮我。我不知道在巴黎会有什么遭遇，但情况恐怕不会比这里更糟。我将乘12月1日，即星期一的晚班船离开都柏林，再于同一天晚上，乘火车离开维多利亚车站前往纽黑文。然而，我并不沮丧，因为我知道，即或不能实现我的目的，这样的失败也证明不了什么。我会尽一切力量与这个世界的强权抗衡。除了灵魂深处的信念，一切都变幻无常，这种信念会改变一切并给它们的变幻无常注入光芒。尽管我的国家把我当做信奉异端邪说者驱逐出境，我却没发现有谁拥有我这样的信念。

您忠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1902年11月

[1]（译注）：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原名伊莎贝尔·奥古斯塔·珀斯。1880年与已退休的锡兰总督威·格雷戈里爵士结婚。丧偶后致力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899年与叶芝等人在都柏林建立爱尔兰民族文学剧院。1902年组成爱尔兰民族戏剧学会，继而管理1904年成立的阿比剧院并为其写戏，直至1928年退休。主要作品有：《散布流言》、《月出》、《旅人》、《龙》。

致 都柏林的家人^[1]

巴黎市，高乃依大旅店

亲爱的家人：

叶芝先生去看望伦敦《演讲者》杂志的编辑^[2]，但对方病了，我每天都在盼望能收到信：他还打算去看望《学园》的编辑^[3]。他给岗^[4]小姐写了一封信，我附上的就是她的来信。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瑟·西蒙斯^[5]，并要我为西蒙斯的一本书——《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6]的译本——给《演讲者》写篇书评。我早中晚餐都和他一块儿吃，所有的马车费和汽车费也都是他付。一两天前，我把书评给了《快讯》，所以请留意本周初的《快讯》。我得到了一些医学课程的明确消息。首先要获得法国的学士学位^[7]，不过有外国学位者可能会得到公共教育部长的特许。我给部长写了信，今天早上还去部里拜会，他们说，几天之内，我就能拿到特许。因此，我找了巴黎大学自然科学系的秘书，他给了我物理、化学、生物课的

[1]（译注）：乔伊斯一家人：父亲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1849.7.4—1931.12.29）、母亲玛丽·简·乔伊斯（即梅·乔伊斯，娘家姓默里）（1859.5.15—1903.3.18）、乔伊斯本人（1881年约翰和玛丽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很快夭折）（1882.2.2—1941.1.13）、马格丽特·艾丽丝·乔伊斯（即波比）（1884.1.18—1964.3）、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即斯坦尼）（1884.12.17—1955.6.16）、查尔斯·帕特里克·乔伊斯（1886.7.24—1941.1.18）、乔治·阿尔弗雷德·乔伊斯（1887.7.4—1902.3.9）、艾琳·伊莎贝尔·玛丽·泽维尔·布里吉德·乔伊斯（1889.1.22—1957.11.25）、玛丽·凯瑟琳·乔伊斯（1890.1.18—不详）、伊娃·玛丽·乔伊斯（1891.10.26—1957.11.25）、弗洛伦斯·伊丽莎白·乔伊斯（1892.11.8—不详）、梅布尔·约瑟芬·安妮·乔伊斯（即蓓蓓）（1893.11.27—不详）。见《乔伊斯传》。

[2] 理查德·巴里·奥布莱恩（1847—1918）：爱尔兰律师与作家，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两卷本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纳尔传》（伦敦，1899）。

[3] 查尔斯·刘易斯·亨德（1862—1927）。

[4] 毛特·岗（1866—1953）：爱尔兰爱国者，叶芝早期的大部分情诗都是献给她的。

[5] 阿瑟·西蒙斯（1865—1945）：爱尔兰诗人与评论家。1894年至1895年期间，他和叶芝有一年左右时间共住一屋。第一次和乔伊斯见面时，西蒙斯答应帮他找一位出版商。

[6] 加百列·邓南遮作品《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1901）的西蒙斯译本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

[7]（译注）：原文为法文。

临时听课卡（整整一年的课程）^[1]。听课不必付费，但每天早上 9：00 开课，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实践课下午 1：30 开始，持续两到三个小时。没有笔头考试，所有的考试都是口试，时长大约一刻钟。结业考试明年 6 月举行。因为面见部长的最后期限是 12 月 1 号，所以我稍稍有点晚，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估计我能得到谅解。因此，从现在到圣诞节，我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准备。我买了一个闹钟（4 法郎）以便能在早上及时叫醒我，因为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我刚刚洗了个澡（7 个半法郎）：很暖和。我早餐花 3 便士，午餐（汤、肉、甜点、咖啡）花 8 便士或 9 便士而晚餐（汤、鱼、肉、甜点、咖啡）要花 1 先令多。但我整天都得不停歇地喝咖啡。这里白天的咖啡不供应牛奶，但是有糖。这一点很对我的胃口，因为这里的天气寒冷，有时能到零下 7 至 9 度。风也很凛冽，不过既没有雾也没有雨。请斯坦尼到阿比街的伊松那儿去一趟，我付了钱订购了一批报纸，让他们转寄给我。只要付了运费，他们就会照办。因为急着走，我把这事忘了。我也没有时间把介绍信逐一寄出——只寄了一些——但我会在这周内把它处理完。如果我周一开始上课，就必须立即准备一条围裙、一副医用袖套和一个解剖箱，而巴黎这边，劳埃德得到周二才会付我钱。不过，我估计能对付过去。我计划下周开始找一间年租七八英镑的房子，合每季度 35 先令，从 1 月 1 号起租，我在这家酒店会住到 1 月 3 号，而 1 月 4 号就重新开课了。这儿的一家商店出售豪华的诺曼底家具——带隔板门的实木立柜——售价为 5 英镑一个，它有家里的衣柜两个那么大，尽管我现在我还无力购置一个放在屋里，但只要我在巴黎把医学课程安置妥当，我就会尽快买回来。不用向任何人提及我的音信，除了——“噢，您费心了，谢谢您。”告诉斯坦尼，给我寄 12 月号的《圣斯蒂芬》^[2]、给“独角兽出版社”写信、照看好我房间里的书。

吉姆

1902 年 12 月 6 日

[1]（译注）：除特别说明，全书正文的“（ ）”及其中内容都为乔伊斯本人所加。

[2] 都柏林大学学院的学生刊物。

致 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夫人

巴黎市，高乃依大旅店

亲爱的妈妈：

随信附上一两天前收到的叶芝先生的一封信。我回信说，手稿留在了都柏林，但寄了一首诗给他。我如愿在伯利兹学校找到一份工作，开始的薪水为每月 150 法郎（7 英镑 10 先令），但整天都得待在学校。不过，我每周还给一位杜斯^[1]先生上两到三次课，他每月付我，或者说预备每月付我 20 法郎或 25 法郎（1 英镑或 1 英镑 5 先令）。

天气暖和了不少。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您的两封信都收到了，我发现您被我弄得特别惊慌。奇怪的症状之后，同样奇怪的疲倦接踵而至，不过，一点都不疼。比如说，我更愿意您写我读。如果您愿意，再给我写信吧，告诉我圣诞节是否该回家。请转告斯坦尼，让他到费吉斯与霍奇斯公司那儿去一趟，说我在这一儿，已写信向他订购伦敦约翰·默里新近出版、作者不详的《不列颠歌谣集》^[2]。我要睡觉了，11 点之前不会起床，而现在才 2 点钟。我也觉得，我似乎不该急于表达，而应该学会倾听。恐怕我很难轻易安顿下来。我不喜欢在巴黎生活，但我还是希望有分身术^[3]。几天后，我会给您准备一些我希望您学一学的音乐。杜斯先生会付给我 10 先令，《快讯》杂志会给我 1 英镑 1 先令，估计《学园》也会付给我 1 英镑：加起来就有 2 英镑 11 先令了。够您安一副假牙了吗？请勿因我不能写信而不快。

吉姆

1902 年 12 月 15 日

[1] 约瑟夫·杜斯，跟从乔伊斯学英语的香槟酒商，还给乔伊斯介绍了第二个学生，A. 奥维格尼奥特。1903 年 4 月，杜斯曾借钱给乔伊斯回家。康奈尔大学的收藏品中有杜斯的信，其中说到乔伊斯很快就郑重其事地还了钱。

[2] 即塞西尔·詹姆斯·夏普的《不列颠家庭与学校歌谣集》（伦敦：约翰·默里，1902）。

[3]（译注）：即尽管不喜欢巴黎，还是希望能分身，同时在都柏林和巴黎生活。